

用適修自生學小高

本讀文國級高

冊三第

新學制小學參考書 高級國文讀本第三冊

一 說虎 劉基

先就力字 鄭重言之 爲下文智 字作反振 用疑問作 翻轉筆寬 舒暢筆比 與起筆比 較分明 如此著議 富有包孕 凡自恃其 勇力者宜 知所戒

虎之力於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無之又倍其力焉。則人之食於虎也無怪矣。然虎之食人不恆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敵百雖猛必不勝。故人之爲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其爲人獲而寢處其皮也何足怪者哉。

【篇法】是文以能用智爲柱義。蓋呆行說虎無重大關係。文便無甚價值。惟從虎之有力想起其對方之智。又從鬪力不如鬪智交互比較。藉以說及人事。更將人與虎循環互發。是爲論說文。卽小見大類。推併敘之法。○凡論說文就題直起者。因題後別有義蘊。題前不必多著筆。故不慮其占實也。使非然者。於題前必多留地步。免致使人一覽而盡。若亦遽占題面以

後更無發揮便索然無味矣。

【章法】是文共可分三段。首句至無怪矣爲第一段。此段但就虎之有力與人作比較。見得虎之猛無可敵。所謂欲抑先揚法也。以下至雖猛必不勝爲第二段。此段說明力不敵智。抑虎揚人爲下段伏根。自此以下至末句爲第三段。意實離虎言人。表面却仍不離虎。語妙雙關。通體開合動盪。層層蛻換。由淺入深。發人深省。用筆極爲機警。

【句法】於人不啻倍也。爲簡句。詳言之。當爲比於人。不僅倍而已也。因於字已含有比較意。故省去比字。又啻字中兼含有僅及而已三字意味。故一併省去。又人之食於虎也爲倒句。順言之。當爲無怪人之爲虎所食也。以下用一用百等語。亦皆省句。

【字法】利其爪牙之利字。以狀詞爲動詞。食於虎之食字。以自動詞爲被動詞。均呆字活用。法。

【註釋】啻

但也。僅也。不啻。猶言不但。不僅。

寢處

謂睡而居其上也。左傳。莊公爲勇爵。殖綽邪最欲與焉。州綽曰。二子者。譬如禽獸。吾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一百均指

言。一。謂一倍。百。謂百倍也。

【今譯】老虎的力氣和人比較起來。差不多要加一倍。再加老虎有尖利的腳爪和牙齒。人是沒有的。所以他的力量。又要比人大一倍。那末人被老虎吃掉。是不足詫怪的了。可是老虎

吃人的事情，不常聽見；人把老虎皮當作褥子用，却是常有的。這是什麼緣故呢？老虎是用他的氣力，人是用他的智慧；老虎是用他的爪牙，人是能够用器物的，所以氣力的用處只有一件，智慧的用處却有百件；爪牙不過各有一件用處，器物可用至百件；用一件去抵敵一百件，即使他十分兇猛，也難取勝。所以人被老虎吃掉的，因為有了智力和器物，却是不能用他的緣故。這樣看來，天下但用氣力，不用智慧的，和自用不能用人，都是老虎的一類了！他們被人捉去剝皮當褥子用，也有什麼奇怪呢？

二 獸紀 何景明

何子曰：吾惡世有冒名徇利，務相欺負，而寡情實者焉。聞客有談二獸者，類其人，作二獸紀。

狐善媚，嘗藉虎威以懾羣獸。一日，衆狐食絕，將出野求食，畏他獸凌蹂，乃謀於雄曰：「當復從虎出也。」雄曰：「汝何自鄙小也？虎技寧我過也。」羣狐乃自從虎出。雄者，卽尾其後，呼嘯若噬羣獸者。羣獸見虎來，皆伏不敢視。衆狐得食，返笑其雄曰：「何復從虎也？」雄掉尾怒視曰：「汝謂羣獸伏者爲畏虎耶？」

善援爲下
物攀木取
伏根

以援起以
發結首尾
相銜脈息
貫穿

獼猴。獼善援。獼亦獼類。惟跳躁無他長技。山之奧有洞。洞多貨物。獼弗得。自致也。謂獼曰。爾援上探出之。吾下守之。當共利也。獼攀木蔓上取而致之。獼饜悉移置窟中。獼既下。獼無有也。迹之至窟旁。曰。貨安在。獼據窟嘯曰。貨吾固有者。爾何得有也。呼其羣相毆躪。獼曳臂去。

【篇法】文以狐、獼之狡猾喻世之冒名欺衆者。體勢仿柳宗元三戒。惟彼以警人。此則抒感。稍有不同。而設喻則一。是爲譬喻法。○文爲記事體。惟先述明意旨。再分節記敘實事。此又記事文之別成一格者。

【章法】文分三節。首節言人獸相類。作一小敍。爲全篇總冒。是爲總冒法。次節言雄狐寡實情。再述其依然假虎威。及冒名欺衆。其狡猾伎倆。皆從衆狐襯托而出。用筆至爲靈活。是爲襯托法。末節獼是主。獼是賓。述獼之欺獼自利。如活畫一般。描寫入神。是爲借賓定主法。

【句法】笑其雄曰。爲對雄而笑。曰之倒句。何復從虎也。反應當復從虎出也。句爲畏虎耶。下省一句。乃畏我也。省此一句。文便有含蓄。獼弗得自致也。爲獼之必借力於獼之伏筆。

【字法】實情兩字倒用。便不俗。此化俗爲雅法。尾字代隨字。致字代取字。迹字代尋字。俱爲就。

生避熟法。

【註釋】冒

也。假

徇

以身從之曰徇。

情實

猶言實在情形也。

懾

音懾。亦讀攝。威脅曰懾。

凌蹂

凌。欺也。

蹂

音蹂。踐也。

尾

也。隨

獾

與獾同。因長臂善

援。故獾音嬰。狀如名獾。獾而小。

山之奧

即山之深處也。

攀木蔓上

言攀木如蔓草之延引而上也。或謂攀附於樹木之蔓草而上。亦通。

窟

獸穴曰窟。

迹

之。按其迹而毆躡也。毆音闕。

相毆

又足以足踏尋之也。

【今譯】何子說道：

『我恨世界上有輩冒了他人的名義，去欺詐求利的，真是沒有一些真情實義，恰巧聽見有位客人，講起兩種野獸，很像這類人，因此我便把兩種野獸的事實，紀載出來。』

狐狸 狐狸是很會討人歡喜的，曾經借了老虎的威勢，去恐嚇他的同伴。有一天，許多狐狸糧食完了，便想出外去找尋野食，恐怕受着別種野獸的欺負，便去同那雄狐商量，說我們只好再跟老虎一同出去。雄的說道：『你們膽量也太小了，老虎的本領，那能及得到我。』一羣狐狸不相信他的話，仍舊跟了老虎出去。那隻雄的也跟在後面，自己揚聲大叫，好像要去吃掉別種野獸的神氣。一羣野獸看見老虎來了，都伏在地上，不敢擡頭。許多狐狸，得着了食物便回去，他們都取笑那隻雄的道：『你爲什麼再要去跟從老虎呢？』雄狐

便搖搖他的尾巴，嗔怒道：『你們以爲野獸是怕老虎麼？却是錯了。其實是怕我呢？』

獼猴 獼猴善於爬樹，獼猴也是獼猴的一類；他只能跳跳叫叫。此外沒有別種的本領。山上的深洞裏，有許多果物，獼猴不能自己去拿，因對獼猴說道：『你爬上去拿出來，我在下面等候你，得到的東西，當和你兩股均分。』獼猴便爬到樹上，拿了果物，都丟下給獼猴，獼猴便把這些果物，統通搬到他的巢中。獼猴下來，找那獼猴，已經不知去向，仔細找尋，走到他的巢旁，便問他道：『東西在什麼地方？』獼猴坐在巢中大叫道：『東西是我自己本來有的，你怎麼能夠得到呢？』就叫了同伴，大家攻擊那隻獼猴，獼猴沒法，只好拖着他的長手臂走回去。

二 病梅館記 龔自珍

江甯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溪，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爲美，直則無姿；以欹爲美，正則無景；以疏爲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殲梅病梅爲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

曰：姿曰景
曰：態曰景
曰：觀不第
外：觀不第
實：際不第
之：失在此

滿腹牢騷
借此抒寫

苦心療梅
有聲有色

與首三句
相呼應

爲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穉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旣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縲縛，以五年爲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病梅之館，以貯之。烏乎！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篇法】意在養真性，任自然。特借盆中病梅爲諷。起筆突言產梅之地，中間盛言縛梅之非，末論愈梅之熱切，自然言外意俱見。此借影致慨法。○文爲記事兼論說體。

【章法】通篇分四段。自起句至皆產梅爲第一段。此段以產梅地引起，爲下文作伏筆。是爲引起法。自或曰至之禍之烈至此，此爲第二段。此段言盆梅不發達之故，分三頓寫，勢如驚濤駭浪。起復迭生，是爲翻承法。自予購三百盆至以貯之爲第三段。此段敘療梅，適與前段相反，是爲反轉法。自烏乎以下爲第四段。此段以病梅多不能全療作結，適可回顧篇首。章法綿密無間，是爲應結法。

【句法】起三語爲整式排句法。以曲爲美八句。與祈其正六句。均爲偶式排句法。梅之歆之疏之曲。爲重指句法。皆病者兩句。爲反正說明法。是篇句調多奇特。戛戛獨創。爲近人所罕有。【字法】明詔大號四字。爲借用法。語雅而莊。色澤甚古。繩字爲活用法。斫刪鋤三字。爲鍊字法。意總是去之。而詞欲其不同。故須錘鍊而出。又蠢蠢孤癡。詬厲等詞。亦均古雅。

【註譯】龍蟠

即江甯縣東北之鍾山。

蘇州

今江蘇吳縣。

鄧尉

山名。在吳縣西南。花時一望如雪。

行數十里香風不絕。

故名。山多樹。

杭州

今浙江

西溪

（葉廷琯鳴陂漁話）武林西溪梅花最盛處。舊稱花海。武林山名。在今杭州西南。

歆

同倚。

傾

同天。

短命也。此處言早殺梅樹。

解其櫻縛

者以櫻線縛梅。使之或曲或直。以求悅於人。故解之。詬厲。辱罵也。鳳。病歆。以求悅於人。故解之。詬厲也。可作嫌惡解。

【今譯】南京地方的龍蟠山，蘇州地方的鄧尉山，杭州地方的西溪，都種梅花的。有人說：『梅

要曲纔算好，太直了，姿勢便不好；梅要斜纔算好，太正了，景緻便不好；梅要疎纔算好，太密

了，態度便不好；』這些話雖則不錯，可是只能夠由那文人畫士，心中懂得這意思，切不可

彰明昭著的告訴種梅人，拿這形狀做天下梅樹的標準；也不能夠叫天下種梅的人，把直

的斫去，密的刪去，正的鋤去，不管梅的枯死患病，只管做他營業，賺他的錢財啊。那梅的斜

疎曲，也不是那些愚笨謀利的人能夠拿智力做成的。有人把文人畫士愛梅的癖性，去告

訴那賣梅的人，那賣梅的人知道了這緣故，就把正幹斬去，培養他旁邊的枝條；又把茂密的刪去，嫩芽統通折掉；把直的鋤掉，阻礙他的生氣；以爲這一來，可以賣重價了。不曉得從此以後，江浙兩省的梅樹，統通都是有毛病的了；文人畫士的禍害，竟是這般的厲害呢！我買了三百盆梅花，都有些毛病，簡直沒有一棵是完全的，因此哭了三天，後來罰咒要去醫好他，解放他們的樹枝，順適他們的性子，把盆統通毀掉，一概種在地上；又把縛枝的機繩一概解去，定期在五年裏頭，必定要恢復他，保全他，我本來不是文人畫士，就是別人罵我，我也甘心的？我造了一所病梅館，專爲屯積這些病梅的用處。唉！我那裏能夠有空閒的日子，多買些空闊的田地，收集那南京杭州蘇州的病梅，儘我一世的光陰，去醫治梅花的疾病呢？

四 記蘭 戴名世

蘭爲國香。東南山澤間多產之。當春深時，幽巖曲澗，窈然自芳，然往往有蟲嚙之。自其華初生時，輒被嚙而萎。卽幸而自發榮，亡何又輒萎。其幸得脫者，僅十二三焉。而衆草蒙翳，條達暢遂，無有害之者。歲己未，余讀書山中，每

易置篇首
則平直無
味矣
進出一層
逼出有不幸
之者才歎
不遇之歎
歎之絕歎

晨起。輒捕蟲。投之澗水。漂沒以去。於是蘭遂大盛。每臥苔藉草。蓋幽香未嘗不入吾懷也。而產於遐荒絕壑。不遇好事者之愛惜。而制於毒蟲惡物。以阻其天者。豈少也歟。

【篇法】是篇喻賢才不遇知己之愛護。通篇就蘭立說。盤旋到底。而所寓之意。自在言中。亦借影抒感法。○文爲記事兼論說體。

【章法】通幅分兩段。自起句至無有害之者爲前段。是段分正反兩層。以蘭生於幽巖曲澗爲第一層。以衆草蒙翳得其發榮之天性爲第二層。皆以起句國香兩字作眼目。是爲正起反承法。自歲己未以下爲後段。是段亦分正反兩層。以蘭得好事者之愛護。則發榮泌香爲第一層。以產於遐荒絕壑者爲毒蟲所制。不得生長爲第二層。是爲正轉反結法。

【句法】東南山澤間多產之爲倒句。順言之爲多產於東南山澤間。亡何爲轉遞句。法蘭遂大盛爲頓句。法豈少也歟爲疑問斷制句。法。

【字法】是文多自創詞。如幽巖曲澗。臥苔藉草。遐荒絕壑。毒蟲惡物等皆是。作文必能自創新詞。方獨立可貴。如只沿用成語。仍不脫依賴性也。天字爲天性兩字之簡省。亦鍊字法之一。

種。

【註釋】窈然·幽雅貌。窈·同留。咬也。華·即花字。萎·草木枯槁也。亡何·猶言未幾。已未·爲清康熙十八年。漂沒·隨水流行而旋沈也。

遐荒·遠僻之地。絕壑·壑深人迹罕到之地。

【今譯】蘭花稱爲國香，多出產在東南方山澤裏的。在仲春時候，幽靜的巖石，曲折的山澗，都流露著很幽雅的香氣；但是往往有蟲去咬他，從花初生出來的時候，就被他咬掉，因此枯死；即使僥倖能夠自己發展盛開，沒有幾多時候，也就枯死；他僥倖能夠不枯死的，僅不過十分之中的二三分。這二三分不枯死的，有許多草遮蔽住，那草却枝條很發達茂盛，沒有侵害他的了，已未那一年，我在山裏讀書，每天早晨起來，就去捉蟲，丟在澗水裏，任憑水漂流而去，於是蘭花便很茂盛。每每睡在青苔上，靠在草地上，那些清幽的香氣，沒有不竄到我懷裏來的。那些生產在冷僻的山谷，碰不着好事的人去愛惜他，却被那毒蟲惡物制服，阻住他發展天性的，難道是很少的麼？

五 蝨蟻傳 柳宗元

蝨蟻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叩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

質與行爲性
分三層寫
爲下文作
伏筆接入
突事有峯
觀聲翠之
語語與前
文相對照
有所謂本
四句統合
作結恰神
同應精巧
奕奕

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己累也。惟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篇法】是文借物託諷。以戒過貪。前幅描寫蝨蝨之貪。刻畫入微。恍如目睹。是爲賓。後幅借蝨蝨以喻世人貪取。啓人感悟。不啻晨鐘暮鼓。是爲主。借賓喻主。是爲譬喻法。○文爲傳狀體。傳者古爲訓釋經義之文。如春秋三傳等是。以傳爲敘述一人事蹟用者。始於司馬遷之史記。歷代史官沿用其例。然史館立傳。拘於品位。往往有奇節偉行。以品位之卑。不獲立傳於史館者。能文之士。憫其泯沒無聞。私爲立傳。以表章之。至於無足可傳之物。亦爲之立傳者。是或借以渾狀惡濁社會。必大有關於人類也。如本章是。

【章法】通篇共分三段。自起句至不止也爲第一段。是段寫蝨蝨之負物。以背愈重兩句爲全篇伏案。是爲總起法。自其背甚澀。至墜地死爲第二段。是段依上文擴充。寫蝨蝨因貪取

致死。是爲引申法。妙在中間插入人憐去負一層。便見曲折有勢。自今世之嗜取者以下爲第三段。是段慨世之嗜取不厭者。處處與蝸蠃無異。復以形字名字爲智字作陪。並隨筆點出小蟲。與前兩段遙遙相應。是爲嘆結法。

【句法】善負小蟲也。爲說明句法。又好上高。爲承上起下句法。今世之嗜取者。爲提句法。黜棄之。遷徙之。爲整式排句法。雖其形兩句。爲撇句法。

【字法】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兩句。連用兩又字。正十分狀其無厭室字用法。新穎。魁然形容其大語含譏諷。

【註釋】印

同昂

劇

甚也

澀

不平多阻也

躓仆

音致赴足踣而顛仆也

艾

音礙止也

魁然

形體偉大貌

【今譯】蝸蠃是很歡喜馱東西的小蟲。走的時候。碰着有東西。就要拿去。擡高他的頭。馱在背脊上。背脊越發加重。雖然困頓得很。仍不肯歇放的。他的背脊高低很不平。東西都積在凹處。不會散失。到了後來。跌倒在地下。不能爬起來。有些人可憐他。把他背脊上馱的東西拿去。那蝸蠃苟能行走。又要拿東西馱起來。和從前一樣。並且很歡喜爬上高的地方。盡力上升。以致跌死在地上。現在世上的人歡喜要錢的。碰到財物不肯退避。要使自己的產業加

【篇法】文以一勝不足特作柱隱有戒驕之意。先詳述蟻戰初。爲西蟻勝次爲東蟻勝再結以媾和暗贊東蟻不恃勝而驕。言在蟻而意實在人是爲設喻諷勸法。○文爲記事體。

【章法】文分三段。自起句至且戰且却爲第一段。此段專敘戰情。先述兩蟻營壘。繼言兩蟻交鋒。寫得極熱鬧。於文爲敘起法。自又有蟻至無敢東首者矣爲第二段。此段專敘媾和妙在插入別蟻作爲求和之使。以束上文。否則遊騎無歸矣。於文爲引承法。自夫蟻智相若以下爲末段。此段就題發議。歸結於一勝不足恃。西人謂決勝在於最後五分鐘。讀此信有徵矣。於文爲斷結法。

【句法】階前兩語爲全篇總冒。是爲冒句法。天將雨句。看似不經意。實爲文之關鍵。以蟻戰必出於將雨。有此而下文所謂始有由來。相齟者五句似排而字相錯出。是爲錯式排句法。且戰且却。爲練句法。蓋求和也。爲臆度句法。並爲頓句法。

【字法】背字禽字首字。均以名詞作動詞用。潮涌爲形容詞法。稍稍爲複字副詞。又羸蹙傳濟逆却等字。用法均古雅可愛。本之左氏傳。

【註釋】羸讀若盈餘也蹙音促迫也傳逼近濟師加兵也逆迎也礎柱下石曰礎齟音欺咬也噉音叟使也僵音姜活動也

沓然 窺雜之貌·沓·音榻·亦讀如特 偶語 相對而語也 首也 若也

【今譯】階沿的前面，有兩個螞蟻所住的窠，東面西面，互相對望。有一天，將要下雨了，螞蟻各出窠打仗，西面的螞蟻比東面的螞蟻，數目要多一倍，東面的螞蟻打敗，西面的螞蟻便趁勢追上去，將要迫近東面螞蟻的營壘了，東面的螞蟻便紛紛跑進窠內告急，忽然大隊走出窠來，像潮水涌上來一般，比從前要多三倍；走到柱石下，和西面的螞蟻相打，有互相咬的，有互相捉住的，也有因為打贏了互相唆使的，打敗了互相救護的，互相堅持而致僵死不動的；眼睛看去，很覺雜亂。西面的螞蟻，死屍倒滿在階沿上，一面戰一面退却。又有螞蟻從窠中出來，向東面的螞蟻像講話的樣子，大概是來講和的。東面的螞蟻稍稍退却，西面的螞蟻也分出幾股在路上收殮死屍。到了明天再去，看那西面的螞蟻把窠越發移到西面，沒有敢向東面來的了。凡是螞蟻，他的智慧是相等的，他的力氣也是相等的，兩方打起來，數目多的就打贏，螞蟻也似乎能夠使用他的徒衆了；但是在沒有多少時間裏，輸贏竟就翻過來，那末一次打贏，怎麼靠得住呢？

七 秀州刺客 洪邁